

七日談

(澳門篇)

我和出版界打了十多年交道。打交道，是指自己參與「做書」，過程中和編輯保持密切溝通，書完成了，和編輯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朋友。我也一直認為，編輯是除了家人外最了解我的人，他們通過文字讀懂我的精神世界。我向來膽怯不自信，能不時地從我幾個可愛的編輯那兒找回一點自信，是支撐著自己寫下去的勇氣。

一開始，我羨慕編輯朋友有一份和文字打交道的工作，這聽起來多神聖啊。但他們告訴我，很多時候他們讀到的是堆爛文字。直到我偶爾也幹起編輯的活兒時，發現文字不好的人比文字好的人要多，我才體會到讀不懂不通的文字時的痛苦。也許這是形成圖書市場龍蛇混雜的原因，頂流作品鳳毛麟角，多數作品在中段載浮載沉，彷彿和世界無關。

目前圖書出版的艱難，用「寒冬」形容不為過。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讀紙質書的人少了。圖書市場的銷售用「血拚」形容也恰當不過。賣書場如戰場，高質低價的廝殺後，只剩傷痕累累、血跡斑斑。讀者習慣在網上買打折書，一旦圖書不打折，反倒覺得哪裏不對了。這裏無意指責購買打折圖書的人，因為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員。不過，圖書折扣吸引的仍然是同一類人。讓那些從不讀書的人，因為圖書減價而去買書的機率甚微。

買書的人越來越少，存放空間是個大問題，相當一部分人轉而去讀電子書。我是老派人，喜歡的書一定要捧在手上讀。

收藏達人（或稱家政顧問、整理大師）近藤麻理惠認為三十本書對一個家庭來說就足夠了。她有一個理論，說家裏每一件物品都必須

# 這兒可有人讀托爾斯泰？

穆欣欣

能令她「怦然心動」，否則就要毫不猶豫地扔掉。不過，像我這類人，別說「怦然心動」，很多時候我面對家裏的物品，愣是想不起來它們是怎麼來到我家的。買書亦然，書買回來不讀，放着放着就忘了。但這不妨礙我繼續買書。

我有幾個可以一起去書店、逛書展的老友。多年前，有一次在我猶豫要不要把選中的書都買下的時候，其中一人跟我說，別擔心書讀不完，等退了休你還可以慢慢讀。溫言軟語，瞬間就讓我毫不猶豫地買買買……時間如水，將近三十年過去了，這位鼓勵我買書的朋友兩年前已退休。我說起往事，問她是不是現在可以慢慢讀書？她一臉茫然反問：「啊？我跟你說過這樣的話？」

我有一個做圖書策劃、出版、編輯的好朋友，她叫李娟。當年第一次見面，李娟這樣介紹她自己：「我是李娟，不是寫散文的那個李娟。」

我喜歡李娟做的書，從策劃選題、裝幀設計到用紙，每一處細節都看得出用心良苦。李娟說過，冒着虧本的風險，也不能在用紙等方面馬虎。

做書即做人，是否認真用心，是瞞不過人的。我喜歡認真做事的人。

李娟做總策劃的一本書——《這兒可沒人讀托爾斯泰》，是我一讀就愛上的書。封面是一個凝視遠方的小男孩，柔和的光照在小男孩的側臉和身上。「讀書既是驅趕迷茫的武器，也是擺脫平庸的良藥。」印在封面上的這句話，便是這本書要表達的核心思想了。

這本書是英國作家馬克·霍金森的自傳體



英國作家馬克·霍金森著《這兒可沒人讀托爾斯泰》。

紀實作品，講述在一個沒有人讀書的地方、一個以溫飽求存為目標、生活在貧民窟的家庭，誕生了一位愛書的孩子。這孩子成人後成為了作家、出版商、藏書家，坐擁三千五百本藏書。而普通愛書人平均藏書千冊。如果一個人經常買書，又不捨得扔掉它們，並且幸運地活到了五十多歲，要達到擁有三千五百本藏書是易如反掌的事。前文所述，收藏達人近藤麻理惠說一個家庭有三十本書就足夠的說法，也是這本書裏提及的。馬克·霍金森和書的故事、他作為出版商和作家的交往故事，在書裏三言兩語的篇幅敘述，就能打破一般人對圖書出版的迷思。

這本書穿插了不少西方近現代文學史上的書目，串連起來就是一份好書單，我視作此書分發的紅利。閱讀帶來知識的關聯，讓我們不斷豐富和積累，使書本知識變成人生智慧。

對作者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塞林格的《麥田捕手》。書裏還有這些信息：《麥田捕手》於一九五一年出版，塞林格寫完這本書後，隱居到新罕布爾州一個只有九百八十九人名叫康沃爾的小鎮，度其餘生。但他的《麥田捕手》影響至今，平均每天還能賣出近千冊。

當作者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拿著書單去二手書攤找書，書單上有托爾斯泰的名字，書攤老闆就說：「這兒可沒人讀托爾斯泰，咱們這種地方怎麼會有人讀這樣的書？」在一個閱讀不被支持、看不到閱讀意義的地區，作者憑藉內心對閱讀的熱忱和渴望，改變了自己一生的軌跡。

書讀多了，閱讀級別和閱讀品味都在提升。「一開始，我在閱讀時只關注作品本身，對出版書籍的出版社和作者的背景知之甚少。可在短短幾周內，我就對一家出版質量一貫很優秀的出版社建立起了絕對的信任，它就是企鵝出版社。」

那個帶有小企鵝圖標形象的圖書，我也喜歡，是我在大學時期學英文的課外讀物。我與作者是同齡人，對他書裏所說，感同身受：「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養育子女可不像如今這麼複雜，父母們從不焦慮，也不看育兒書。在當時，好父母的定義就是讓孩子吃得飽、穿得暖，又不缺少關愛。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而現在，我們好像越來越多擔心。要放下擔心，唯有閱讀。「唯有外在的安靜與內心的平靜相結合時，一個人才能盡情地享受閱讀。」人生的修行，不過就是求外在的安靜與內心的平和相一致的結果。

## 我的抓周選擇

——《小城回味志》自序



飲饌短歌 徐成

嵊州人在嬰兒周歲時要大事慶祝，謂之得周或鬧周。爺爺娘娘（娘娘，讀第三聲，為奶奶之意；讀第一聲，為姑姑之意；單字「娘」，讀第一聲，為姑姑之意，讀第三聲為母親之意。）外公外婆要給寶寶送上長命鎖、手鐲、項圈等首飾；嬰兒當天要穿新衣，祭祖禮拜，以求餘生平安順遂。家長們則借着周歲酒，與親朋好友們一聚，除此之外，還要去定做敲了紅色喜印的糯米果。

我小時候，嵊州的糯米果多為烏豆沙餡，形狀圓圓扁扁，似一輪雪白的圓月。包糯米果所用的烏豆沙餡製作費時費力，略過不述；糯米果的皮子則相對容易製作，只需將糯米充分浸泡後上屉蒸熟，再入石搗臼，加少許涼白開水反覆舂打揉搓即成。剛包好的糯米果還留有餘溫，軟糯香甜，分外好吃。糯米果的外皮鋪了薄薄的一層糯米粉，一口咬下去，這糯米粉也就黏留在了嘴邊，吃者好似長了一層淡淡白鬚，惹來觀者一陣笑。糯米一冷就返生發硬，因此隔夜的糯米果不適宜直接吃，需用少許油細煎，待兩面金黃即可食用。煎過的糯米果外皮脆脆，內裏卻還是糯軟香甜，而且傳統烏豆沙裏混有糖漬金橘碎，起到平衡甜膩之效，別有一番食趣。

除了糯米果，得周的人家還要給親朋好友送紅雞籽——嵊州人說的雞籽便是雞蛋。小時候我最喜歡收到紅雞蛋，雖然只是普通的烱蛋，但因蛋殼染了一層紅而顯得分外喜慶可愛。但每家的染色水平不同，有些紅雞蛋甫一上手，已將我的手指染得殷紅。說來奇怪，這染料在雞殼上附着力一般，到我手上倒用洗潔精洗上半年都未必消除得掉。

送糯米果和紅雞蛋的數量根據遠近親疏決定，不同親朋贈送的數量差異巨大。至親密友少說也要五十個糯米果打底，有些人家還會送上整數一百，可謂出手闊綽；關係遠的親朋則十個二十個糯米果配上幾枚紅雞蛋表示一下即可。不過現如今，大家日常吃食豐富，糯米果送得就少了，據說每家十個二十個已成定例，很少有人一送就一百個起跳的了。

凡此種種之外，得周還有一個

重要環節，名曰「抓周」。即在周歲當日上午，小寶寶要從一桌子物件裏挑一件自己最愛的，以預測孩子未來的職業選擇。據我母親說，我抓周的時候，大人一放手，我就毫不猶豫地朝毛筆爬去，爬到毛筆跟前，我緊緊地一把抓住了筆桿子，再也不肯放手。我以前從未問過父母我抓周時的選擇是什麼，最近才知道原來我早已「與筆墨結成了骨肉親」也。抓周雖屬迷信舊俗，但或許真有些許冥冥之力，使我在紅塵喧囂中始終在內心葆有一隅靜謐處，可供我沉思與書寫，此非妄語。

知道自己的抓周選擇後，我對寫作一事更有了種天注定的使命感。其實，我的寫作興趣非常寬泛，飲食寫作之外，文學藝術歷史經濟等各個主題都有涉獵。但對飲食文化的關注和熱愛或許是流淌在我們家族血液裏的，這本《小城回味志》可視為我對自己味覺審美體系的溯源之旅。

嵊州雖然只是個小縣城，但它在飲食上有許多值得記錄之處。嵊州人見面也愛以「儂飯有吃過咚哉」（嵊州方言，類似北京人說的「您吃了嗎？」）為開篇，飲食滲透進了小城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我成長於斯的九十年代，此地的一切欣欣向榮，人們的生活肉眼可見地提高着。同質化的快捷現代生活方式還沒有侵染這個浙東小城，當時的嵊州人還保持着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飲食文化和節慶習俗，我的童年便浸潤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對節氣風土的感知，對四季時令的執著，對傳統生活美學的痴迷，都是我童年飲食經歷留下的烙印。

二〇二二年初，久無鐵路的嵊州終於通了高鐵，以前只能驅車或坐巴士前往的小城，如今有高鐵可通，想必將有更多遊客前往這千年古城探察。遊客雖然增多，但隨着本地老齡化的加重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近幾年嵊州的人口總數一直處於下行趨勢中。許多年輕人不僅對家鄉文化知之甚少，連能說好嵊州方言者亦日漸稀少，嵊州文化的傳承出現非常嚴重的斷代問題。

考慮種種因素後，我覺得現在正是出版一本討論嵊州飲食文化和習俗的散文集的好時候。在思考本書標題時，我考慮到全書雖以個人回憶為主線，但也介紹了不少嵊州的飲食文化、節慶習俗、地理歷史和人文典故等，這些內容某種程度上屬於方志範疇，因此我決定將本書定名為《小城回味志》。



人生在線 楊昌昌

天海蒼茫，雲濤低語。今天我們乘着白羽輕艇，來到東龍島外碧波萬頃的海上，手捧凝結晨露的菊花，循着郭偉峰先生最後的心願，將他歸於這片浩蕩的蔚藍。清風徐徐，是他舒展的眉宇；海波漫漫，是他坦蕩的襟懷——「我就在裏面」，他的這聲興嘆，從此化作潮汐的韻腳，在永恆的海平線上與星月和鳴。

親愛的峰哥，讓我以詩為你送行：

你是劈開海峽堅冰的孤勇，你一生是擊浪的行舟。四十年架設心橋的筆鋒，在中評的燈塔下凝成誓言：以墨為纜，以紙為帆，引千帆歸航！

此刻我們懂得：你選擇長眠於東龍島的煙波，是將骨血熔鑄成守望的礁石——潮湧向金門，是你未絕的呼喚；雲湧過台灣，是你不熄的期盼。「終於可以休息了」的喟嘆裏，藏着您最後的叮嚀：待兩岸春風渡盡，每一朵歸航的浪花都是我的笑顏！

我們舉目遠眺：粼粼波光正在縫合海的裂痕，獵獵長風終將吹散霧的藩籬。峰哥啊，你已化作永恆的信風——往北吹，是故園的青山綠野，向南渡，是血脈的碧海青天！

請安眠於這無垠的蔚藍吧，當兩岸的漁火連成星河燦爛，當團圓的歌聲響徹滄海月明，每一片激盪的波光上，都閃耀着您未落的晨暉。

清風為證，海濤作碑：你守望的航程，我們繼續揚帆！

## 小院的偶遇



君子玉言 小香

進入暑天，一到周末，自然而然地想念十渡偉寧亞平家的清涼小院。幾個朋友對小院也早有耳聞，嚮往已久，就是時間湊不齊。擇日不如撞日，一提起，都OK，那就周六走起。

夏日的山區鬱鬱蔥蔥，由於空氣濕度大，「只此青綠」便有了一些朦朧。熱也熱，但陽光是透亮乾淨的，不黏膩。小院一如過往整潔，除了我們，還有一撥不期而至的回頭老客，門口停滿了車，房間也住滿了，小院顯得十分熱鬧。偉寧亞平和她老母親笑呵呵地迎了出來，亞玲正在廚房忙着給大家準備午餐。

剛坐下，亞平去小園子裏摘了幾根黃瓜，嫩綠帶刺的，簡單用水沖沖，咬一口滿齒清甜。樓頂的朝天椒六月份來時還在開花，這次來已經結了不少，摘下幾個切碎用生抽醃上一會兒，解暑下飯。

太陽花開了滿院，粉的紅的黃的，粉色居多。我這才想起，對呀，正是太陽花開的季節，可是我養在陽台花盆裏的似乎忘記開花了，我也忘記她應該開花了，我只顧上衝街角的花，竟然忘了我自己的花也在度過盛開的季節——太陽花是我印象裏夏天的一個標記。熬過了去年夏天秋天冬天加今年春天，四個季節了，她把自己長成了常青的綠植，我也忽略了她原本是花。亞平說她家的太陽花都不用管，去年花季過後，花籽自然掉落花池。今年開春，將花池裏的土翻鬆了一遍，此外啥都沒管。天一暖苗就出來了，風來雨來陽光來，什麼來都隨便，很快長成一花池，一入夏就開花了，一邊開花一邊結籽，只需一點泥土、一點陽光，磚縫都可以長苗。讓人又省心又開心。



夏日山區。 作者供圖

斜陽，右邊彩虹。白天的熱氣頓消，蚊蟲因雨尚未緩神，小院涼爽怡人，恰到好處。人們都捨不得回房間，全跑出來在小院廊棚下乘涼喝茶閒聊。

晚飯亞平亞玲姐妹倆一通忙，現烤的紅鱈魚羊肉串，現摘的黃瓜辣椒蘸醬菜，知道我愛吃野菜餡餅，拌了兩種餡。本來有人還想分着吃，咬了一口都說好吃，每人至少幹掉兩個餡餅。

旁邊一桌為一對夫婦留座。偉寧說他們是下午到的，也是老熟客，來過三次了。之前沒聊過，今天一聊才知道，他們是二〇二二年看了《大公報》上我寫小院的文字「按文索驥」找尋而來。後面又帶岳母來，這次夫婦倆再來。聽偉寧這麼一說，「緣分啊！」東蕾邦文和鄭傑一致「忽悠」我，一定要與這位讀者見見。

正說着，那對夫婦過來吃飯。剛一落座，偉寧介紹我們認識。那位先生是北京一家國企的高管，姓曹；太太是三甲醫院的醫生，兩位舉止斯文，謙遜有禮。彼此握手寒暄，曹先生說「果然文如其人！」又加了微信。我問曹先生，您常看《大公報》嗎？他說是啊。我沒想到我在「大公報」副刊的一篇文章有如此廣泛的「傳播效應」。看來知名大報副刊文章的公信力也不可小視，對於作者，落筆就是責任啊。

夜深後大家仍捨不得睡去，兩個孩子被父母允許「全天自由，想玩啥玩啥，想玩到幾點到幾點」。大人們也意猶未盡，到村子裏走了一圈，去看長在樹上的獼猴桃。有間小院，現成的喜悅是好風好景好友好菜的等待，不期然的意外之喜還有彩虹一瞥、《大公報》緣分的萍水相逢。熱湯一碗，清茶一盞，共享花開滿夏，煙火四季。